好戏连台，热力四射，带动南京东路商圈消费额“水涨船高”——

“演艺大世界”不断打开新消费空间

■本报记者 童薇菁
首席记者 顾一琼

据黄浦区文旅局数据统计，今年1–7月，“演艺大世界”区域内举办演出15584场，“中国首演”“亚洲首演”“全球首演”剧目达48部。首演、首秀的频繁上演，以及名家名团的“驻足”，让“演艺大世界”更具吸引力，有力地拉动了周边消费的增长。仅以“演艺大世界”核心区域所在的南京东路商圈为例，2018年上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，娱乐类消费占比从6.11%增加到9.70%，消费额总体增速达到10.11%，明显高于全市所有商圈增速1.2%的平均水平。

上周末，由金牌编剧何冀平领衔卢燕、江珊、濮存昕和郑云龙等呈现的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，在上海大剧院持续引爆观演话题。与此同时，三公里外的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《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》同样一票难求……好戏连台擦亮了“演艺大世界”的招牌，相关中心城区的夜色经济更添活力与激情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除了22家专业剧场，“演艺大世界”今年新增26家“演艺新空间”。这些散落在商场、地铁站、书店、楼宇中的展演空间，呈现一种将文化演艺与商业服务高度融合的新消费模式。重庆南路上的MAOLiveHouse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，据统计他家每三张演出票中就有一张来自长三角地区观众，知名度与消费者分布版图均不断扩大。

法语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在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剧场引发观演热潮。 （文化广场供图）

丰富的文化生活，营造了城市精神的厚度，也不断刷新、创造着新的产业价值。上海大剧院昆曲《浮生六记》、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歌剧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法语原版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、俄罗斯话剧《静静的顿河》，中国大戏院的青春版话剧《红白玫瑰》、明星版话剧《威尼斯商人》等，屡屡刷新“演出大码头”的各种单项纪录。

海内外名家纷纷“落户”，为“演艺大世界”集聚了人才和创意。国家话剧院副院长、著名导演田沁鑫受邀担纲中国大戏院艺术总监，今年7月，她带领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话剧团创排《红白玫瑰》，打造了一个集产学研为一体的“创新产品基地”；以著名导演陈薪伊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落户上海人民大舞台，首部话剧作品《洋麻将》里，奚美娟、关栋天同台“飙戏”，令观众大呼过瘾；而九次格莱美获奖艺术家、小号手温顿·马沙利斯也在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驻场演出，有效提升了“演艺大世界”知名度。

“尾票亭”开业，提升了“演艺大世界”的服务能级。6月14日，“演艺大世界区级服务中心”大世界店开业。服务中心集宣传展示、推广发布、互动体验、惠民票务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一体，连同区域内其他旅游咨询中心、各剧场、社区、酒店、景区内的服务点，形成三级网络体系。在区级服务中心内，集中发布各类演出信息，设立补贴票、尾票销售点，并经常举办演出演艺推广活动，让观众参与互动体验购票，享受到“秒杀捡漏”和过足戏瘾的双重乐趣。

相关链接

2019上海旅游节期间，“演艺大世界”打造“游上海 看大戏”的“演艺+商业+旅游”新型业态融合模式，激发商旅文联动效应。专门设计了“红色剧目之旅”“悬疑推理剧之旅”“音乐剧之旅”三条经典文化旅游路线，助力打响上海旅游节品牌，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。

线路一：“红色剧目之旅”包括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、原创杂技剧《战上海》、交响音乐会《我的祖国母亲》以及天津相声《走进新时代》，串联起上海大剧院、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等“演艺大世界”标志性场馆。

线路二：“悬疑推理剧之旅”观演阿加莎推理巨作《捕鼠器》《死亡陷阱》，东野圭吾“加贺系列”首部悬疑舞台剧《新参者》，展现新光影艺苑、人民大舞台等老牌剧场的新风采。

线路三：“音乐剧之旅”观演史诗巨作《贝隆夫人》、《摇滚红与黑》、《摇滚年代》（中文版）以及风靡日韩口碑之作音乐剧《帅小伙的蔬果店》，感受音乐剧在上海的蓬勃发展。

全市共有各级各类美术馆81家

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越来越被强调

本报讯（首席记者**范昕**）今天，市文旅局公布2019年度上海市美术馆名录。这份名录显示，截至2019年8月，本市共有各级各类美术馆81家，其中国有美术馆23家，非国有美术馆58家。

相比去年，本市新增美术馆9家，包括上海久事美术馆、金桥碧云美术馆、丁聪美术馆、上海油罐艺术中心、左右美术馆、库伯美术馆、上古神龙美术馆、中闵虹桥美术馆、青当代艺术中心，而美术馆总数量略有下降。这是由于市文旅局对于美术馆的年审加强把关，在新公布的名录中剔除了十多家空有馆名，却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不能为百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美术馆。据悉，自去年《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出台后，市区两级文化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美术馆事业管理。

这样的变化折射出一个信号：美术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越来越被强调——美术馆亟待真正成为城市与市民所需的美的空间、载体。2018年一年，全市美术馆举办展览992场，接待观众677万，较上年度上涨10%；全市美术馆举办公共教育活动3338场，包括讲座及放映类、导览类、儿童美育类活动等多个类别，其中馆内活动2356场，馆外活动982场，馆外活动数量较上年度增加453场。目前全市美术馆中，58家向观众免费开放，5家特展收取门票。昊美术馆、chi K11美术馆、明珠美术馆、复星艺术中心等率先尝试夜间开放，不少美术馆的特展也会选择加开夜场。由此可见，在上海这座城市，艺术越来越触手可及。走进美术馆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。

据悉，本市正迎来新一轮美术馆建设高峰，国际化、当代化、社会化成为发展趋势，城市美术馆版图将进一步丰满。徐汇滨江美术馆大道初具规模，继今年3月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开馆之后，西岸美术馆拟今年11月开馆，上海星的美术馆预计将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开馆；国有美术馆将再迎文化新地标，位于长宁区的程十发美术馆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建成开馆，成为海派美术名家名作的研究展示空间；选址小陆家嘴地区的浦东美术馆已与英国泰特美术馆签订合作协议，将以引进国际展览作为立馆特色之一，预计2021年年中开幕。

礼赞70年，创作进行时|独家采访

参演《攀登者》，他和角色杨光相遇在电影的肌理中

胡歌：“珠峰离天上最近，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”

■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距离9月27日《攀登者》点映临近，电影的多条预告片释出，关于攀登者杨光的命运密码渐渐汇拢：他一度被遗传学指标划归到“不宜登山”人群，又在千帆过尽后迸出“不放弃”心声；攀登于他既是国家使命，又何尝不是在寄托一种人之常情。

杨光的饰演者是胡歌。9月20日，他37岁生日的最后一分钟，演员发了条微博。字里行间都是极亲近的口吻，许多人懂，那是写给他母亲的。三天后，胡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描述杨光的初心：“担负国家使命之外，他存了点小私心。就像预告片里那句台词‘珠峰离天上最近，我希望成为他的骄傲。’”

可以想见，《攀登者》上映后，与胡歌相关的评价里大抵会有一条——他和他的角色又一次相融在了作品的血肉肌理中。

制图：李洁

演员能承受的“苦”，其实都不叫苦

“杨光人如其名，向阳而生。可不到最后，谁都猜不透结局。”胡歌在《攀登者》里的戏份不算多，但有限的时间里，一波三折。片中，他是1975年那批备战珠峰登顶的队员，和井柏然饰演的李国梁、陈龙饰演的林杰并称“小三侠”。既能称“侠”，自有其人格张力。杨光身上有着那个年代人独有的魅力，比如纯粹、执著、无畏牺牲。这和演员的认知严丝合缝。

说起来难得，胡歌并不是登山界的“白丁”，他到过青藏高原，还登上过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。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意味，他比通常演员多了些切身体会。大山会制造怎样的麻烦，高原反应又是如何真实地砸向人体，他的身体存有记忆。这就难怪，进组后第一场戏虽是直接向着海拔8000多米的营地进发，胡歌演来却能“一条过”。导演李仁港惊叹他演得逼真，他答：“无非是经历过那些真实的场景。”

真实感，是在上戏接受过斯坦尼体验派教学的胡歌所信奉的。所以，拍摄中或摔打、或极寒，种种“苦活”在他眼里并不值得特别一书。“苦吗？演员能承受的苦，其实都不叫苦。”而且，若不真承受点苦楚，演员做不出人体最本能的反应，从精神上到生理上，都很难达到艺术的极致。“如果我们演登山，每场戏都舒舒服服地，都仅仅凭演技扛下来了，可能我们心里不信，观众也无法相信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真实的攀登者精神，岂是一个“吃苦”能简单概括的。一年多前，胡歌看见电视上播出的夏伯渝老人的事迹。那是一位和死神、残疾、癌症依次短兵相接过的身体上的战士，也是一位曾和梦想咫尺天涯、又为之不懈拼搏40年的灵魂上的大男主。“我只能用‘特别了不起’‘太不可思议’这样极致的词来描述感受。”半年后，胡歌收到《攀登者》剧组邀约，“我欣然进组，能塑造那一代为了国家荣誉、民族尊严而无惧艰险的英雄，我倍感光荣。”影片杀青后，他有幸站在了夏伯渝本尊面前，“很难想象如此平和的外表下，蕴藏着那么强大的内心。”

有那么一瞬，何谓“精神力”，何谓“攀登者”，在胡歌心里多了层意义，“那是种不屈从命运的力量，大而化之地讲，新中国70年，我们国家和一代代中国人民，都是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”

戏里戏外，从不存在“个人光环”

125分钟的片长，杨光出场时间可能不到半小时。吴京、章子怡、张译、成龙……同剧组里响当当的演技派、名演员更是能“凑出”好几个剧组。简言之，杨光不是什么男一号，《攀登者》更偏向一部群像戏。

这和胡歌被观众认知的途径略不同。在电视荧屏上，他是14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“李逍遥”，是在后续五六年间霸屏古装剧的一号小生。2015年《琅琊榜》火出新高度后，“梅长苏本苏”又成了他“浴火重生大男主”的显著标签。

对于影视创作而言，这是可以理解的逻辑，当一名演员占据了观众心头某类角色的不二人选，那么让他复制自己或曰“深耕同一领域”，恐怕是稳妥又高效的路径。

但胡歌先于市场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前一次，他决然抹去逍遥公子的痕迹，因为自己的眼睛里少了点东西，“从李逍遥眼里，我能看到‘真’。可是后面雷同的角色，‘真’的成分越来越少。我意识到，我的经验丰富了，技巧娴熟了，但作为演员，缺了点什么。”他跳向话剧舞台。演了赖声川的《如梦之梦》，里面的“五号病人”最终让《琅琊榜》的制片人侯鸿亮敲定了梅长苏人选。他也演了白先勇的《永远的尹雪艳》，全程用母语上海话，可前期排练时他始终找不准感觉，“那是与生活化全然不同的一种调性。我起初不适应，直到看完第一次联排，才醍醐灌顶”。胡歌告诉导演徐俊，他终于明白了。其实，那也是他在同步更新自己的表演观，“演员必须融入作品的整体调性，否则再怎样演得出神入化，都无济于事”。

有了这样的表演观再看《攀登者》的角色大小，于胡歌，已然不成问题。他打了个比方，球队和球星。“进球的是个别人，他们自会获得更多关注，但没了球队11个人的整体配合，进球无从谈起。”他说，电影或电视剧异曲同工，也离不开集体智慧和劳动；再更进一步，1960年和1975年两度登上珠峰的中国初代登山英雄，他们的背后何止千百人的集体努力。“可以这样说，《攀登者》戏里戏外，从不存在‘个人光环’一说。”

当年的登顶者不是个人英雄，而是背负了国家使命、凝聚了集体力量的勇士；今天电影的拍摄，也并非一人之功，而是集成了电影完整工业链上各道工序的集体创作。这是胡歌揭开的《攀登者》的又一层意义。

山就在那儿，只管继续攀登吧

2018年，胡歌在岩井俊二的电影《你好，之华》里露了一小脸，是个酗酒又家暴的“渣男”；2019年，武汉潮湿闷热的时节，他正和刁亦男作品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“死磕”，带点“致郁系”的小人物。《攀登者》是他两年内完成的第三部电影，杨光的故事依旧大起大伏。

评价自己的“大银幕三连”，胡歌用了两个否定：“不是转型，我依旧会接电视剧、演话剧，演电影更多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拓展。也不是刻意要打破形象，论突破的话，我微博上才是。”他指的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那条登上热搜榜的微博。“应广大网友的要求，发一张自拍吧”，调侃的语气配上“风中凌乱”的造型，网友们点出了超过80万个赞，热评第一条写道“这是谁”。

这是谁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许亦是胡歌长久以来投向自我的问题。2005年，他花大半年时间去走高原、登高山。2016年，他又在人气巅峰时赴海外读书。至于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更是常事，他开过的摄影展，可以佐证。圈内甚至曾有玩笑，胡歌的工作人员需要适应“被放假”，因为他会不时抽离演艺圈。

“演员如果没有生活的给养，怎么去塑造角色？我们的生活圈子、经历是有限的，但我们面对的角色、认知又可能是无限的。”他说，走出圈子，去观察、去体验，既是自己个性使然，也是演员追求所致。他从大千世界里发现人性的多层次，在世间褶皱里见到不可思议的真实，这些关联着“人”的气息，让他倍感充盈。

所以，被问及《攀登者》这部满满正能量的电影是否会给表演设限时，胡歌断然否定。“不会。首先，我演的是一个人，这是最大的前提。”所有的表演逻辑都不会违背他在跋山涉水中获得的生命体验。“但同时，我也必须承认，在历史限定的背景下，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人身上，的的确确具有‘当惊世界殊’的攀登气质和精神。”这种精神，可能与现在有疏离感，甚至不被相信，“但这恰恰是《攀登者》有必要让年轻人看见的理由，电影是非常好的载体，它会让大家知道，山就在那儿，只管继续攀登吧。70年来，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前赴后继一批又一批攀登者。”